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四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六年秋七月壬午朔光禄寺丞知長洲縣夏噩坐私貸民錢特勒停噩中制科本路提點刑獄王道古惡其輕傲捃其事而廢之

癸未賜沂州草澤高太古粟帛以轉運使言其行義推

于鄉里也

乙酉泗州言淮水溢

丙戌詔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路水災其令轉運使就差本路官體量蠲其賦租仍預為賑救之術無使秋冬乏食以致逃移　置廣州東莞縣界東西路巡檢一員水軍二百人

丁亥權御史中丞王疇言古之事君者必以禮故要君者謂之無上以其近於嫚也嫚則事君之禮廢矣古之

事君者必以誠故言偽而辯者孔子得以誅之以其近於詐也詐則事君之誠闕矣是知上下之分君臣之義由禮與誠則罔不治由嫚與詐則罔不亂茲二者風俗之源逆順之萌慮天下者不可忽其漸而不察也察之亦不可以不誠比年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辯論身計或因進以干譽或因罪而覬免肆為妄談輙形奏章其間求放歸田里者有之乞別自營生者有之歲未至而願致仕者有之苟於祿而請歸農者有之是皆

心語兩違情實交戾外示輕官爵之愛以欺於衆内實計分銖之利而爭於上違義忘恥至於要君用詐而安為小人之行陛下聖度包荒悉置不問彼小人者亦豈識恩德之隆哉且夫君臣之間猶父子也既委質立朝陳力處位於去就之際豈得容易而言今茍以私覬遂僥倖而妄章疏辭發之不疑是臣下不肅朝廷不尊而公為嫚詐之事以要於陛下不有沮止恐非所以範俗流化也請自今有要君作為如嚮所陳者並許彈奏施

行如此則罔上邀利者知所畏而士之行已有恥事君以誠者少加勸矣又國家開廣言路任用臺諫官以來天下公議其所彈治者必廢所稱援者必進既為上所信屬故其職特為要劇比年士大夫乃有險詖之人挾已憎愛依倚形似造浮說奔走臺諫之門鼓扇風波之論幸言者得以上達推原其情本非公正助治之道止於陰借權力取快私意當言之人率務舉職既所傳耳目稍異則豈敢遂無論列若由風聞而事得其實朝廷

從而施用之有補聖治茲固善矣不幸萬有一愛憎不中之論熒惑亥撓人主之聰明豈不為聽斷之累哉臣愚謂前世風俗不平毁譽亂公而下詔誡勵者有矣欲深鑒時弊特屈聖訓曉勵士大夫庶幾婾薄革心有以激清朝路也又御史府内司朝廷憲度外察郡縣吏治若朝廷政事之施行者賞罰有所未當號令有所未允忠邪有所未辨紀綱有所未正則御史得以言之若郡縣政事之施行者官吏有所未公法制有所未明寃枉

有所未申貪暴有所未除則御史得以言之然則主於督察內外施行之事隨所是非當否而言上以補救朝政下以警飭四方之吏共適於至公之道而已非謂朝廷之事有所未及施行而御史得以先之也其所以不可不先者將以明上下之分也上下之分茍明則人主之柄操執有歸而綱紀不亂綱紀不亂則天下無難於為治也比年中外士大夫偶見陛下任用臺諫官其所開陳多蒙信納殊不知言事之人所論列者亦自有體

朝廷所以聽納而施用者亦固自有次第便謂凡百事狀不計行與未行臺諫皆得以專之乃有白事於朝而更以狀干臺司者如往歲陳希亮判開拆司與三司辦理勾銷帳按事當上聞朝廷聽法所在希亮每奏一狀必并申臺又近日廣西轉運使李師中以邕桂獄事暴發宋咸蕭固姦贓止當覈實盡理朝廷自有刑典如獄辭未具惡狀未具則當乞再加按問師中乃别為臺狀用小紙觧說三十餘事推原其情盖欲當任者為言而

助之爾臣以謂事有曲直法有輕重朝廷以至公待天下其有罪者必罰無赦固不俟言者助之而適足為朝廷之害甚無謂也請自今臣僚如以公事奏朝廷不俟施行而輙申御史臺者許彈奏以聞上嘉納之

戊子錄昭憲皇太后孝明孝惠孝章淑德皇后家子孫進秩授官者十有九人先是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江休復言朝廷初行祫享之禮而昭憲太后躬育祖宗其後裔多沉落民間宜思所以推恩者於是并四后家子

孫皆錄之尋復賜昭憲太后家信陵坊第一區賜第乃十一月癸酉今并書明年六月又錄懿德皇后曾孫二人詔中書樞密院累年未備時政記自今須隨月撰進

己丑提點河北刑獄張問言奉詔相度河北八州軍塘濼今若就塘出土作堤以畜西山之水則涉夏大河雖溢而民田無衡漫之害請下逐處歲以時修築從之四年八月己丑可考

壬辰同修起居注同知諫院司馬光同詳定均稅光既

立條約下諸路監司施行又言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
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
州均五縣税皆得平允並無詞訴若遇庸愚之人煩擾
敗事同歸常調一無殿最則能吏觧體必無成功伏望
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奬并其餘均税官吏隨其功過
量行懲勸則來者覩之無不盡力矣　太常禮院及整
肅禁衛所並言請自今駕出以閤門祇候并内臣各二
員挾駕頭左右次扇筤仍以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先

是幸睦親宅内侍抱駕頭墮馬駕頭壞御史中丞韓絳乞增乘輿出入儀衛之禁事下太常禮院等處參議而定此制江休復雜志云韓維問李淑駕頭何物曰百講坐之一劉敞訪之王洙云御座傳四世矣乃初即位所坐

癸巳詔曰臺諫為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固將博問朝士大夫以廣聽察乃有險詖之人因緣憎嫉依倚形勢興造飛語以中傷善良殆非忠厚之行昔夏后時官師相規漢之公卿恥言人過今吾士大夫乃違古

人之守蹈薄俗之弊甚無謂也中書門下其為朕申儆百工務敦行實循而弗改當重絀焉從御史中丞王疇所請也疇正傳云陳升之拜樞密副使諫官御史唐介等奏彈升之不當大用朝廷持不行介等為衆人游談所誤疇疏言浮華險薄之徒往來諫官御史掎摭人罪寖以成俗請出詔戒勸從之案疇以七月丁亥疏陳三事此其一事時升之及介等已罷去數月此疏未必端為介等設疑正傳有所緣飾今不取馮絜己御史臺記又誤以此詔在嘉祐三年云包拯時為中丞言事峭直執政不喜因下此詔其先後尤差錯今不取

王偁東都事畧朕為舊治之主以天下耳目為視聽而不自任其聰明耳目之官今臺諫之任也夫以四海之廣萬事之衆臺官數人不能以周知固將詢及士大夫而其間傾邪險害之徒不為朝廷義理所在謂職在言

責執必施行輙狥已之愛憎倚依形似肩造語言以中害良豈朕所以圖治之義哉

甲午出内藏庫絹二十萬匹下河北助糴軍儲

丁酉詔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司比用祫享赦書搜訪天下有節行學術之人如聞沽飾名譽徼進者多非所以厚風俗也其罷之

戊戌詔辰州省地民先逃入溪峒今復歸者蠲丁税三年

環慶經畧司言蕃部家覺族冦平遠寨（其詳具十一月戊午）

己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鼎臣為淮南路體量安撫

使侍御史陳經為兩浙路體量安撫以水灾也　新知江州刑部郎中蕭固追三官勒停廣南西路轉運使度支郎中宋咸追一官勒停固坐知桂州日令部吏市女口及差指揮入兩浙商販私物咸坐在邕州射銀楪子凡九百九十六片及事覺詐収入本司公使簿也蕭固宋咸勒停已見四月庚申李師中撥漕時今依實錄復載此段但削去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泰州團練使等字更須考詳

壬寅同知諫院司馬光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

臣竊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别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强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

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阼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侍黼扆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

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殽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為善者日懈為惡者日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氷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望陛下少垂聖恩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録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

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御臣曰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如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

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主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去迭來易地而守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眾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眾養交以

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
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
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
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
罪如是則為善者未必賞為惡者未必誅令陛下誠能
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為使有
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
勇略者為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

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絀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無或寛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方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饜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爾其三論揀軍曰臣竊聞朝廷近降指揮揀選諸指揮兵士補填近上軍分其主兵之官惟務人多不復精加選擇其間明知羸弱悉以

充數臣以耳目疏短聞知後時不能預陳可否致事已施行然其得失利害之明不可不盡為陛下言之往者不可救來者猶可追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在於士卒不精故邊方昌熾財用不足故公私窘迫今縱不澄汰衰老以省大費而又平居晏然非有警急坐增無用之衆以長無窮之患臣不知為國計者果何如也方今天下安樂無虞而府庫之積隨得隨散曾無羨餘設不幸有螽螟水旱飢饉相仍盜賊猝起戎敵内侵不知陛下

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為之先慮也臣竊觀自唐室募兵以来果能得武猛材力之士猶為有益若不擇勇怯而養之臣不知其可也唐德宗以神策軍使白琇珪為京城名募使應募者皆市井沽販之人有名無實及涇師犯闕德宗命琇珪以神策軍禦之卒無一人至者德宗狼狽失據幸奉天及五代之際軍政尤紊是以叛亂接迹禍敗相尋周世宗以高平之戰士卒不精故樊愛能何徽所部先奔歸而大閱諸軍悉揀去老弱選其精

銳以為侍衛親軍由是甲兵之盛當世無比故能南割
淮甸北取關南羣雄畏服所向無敵太祖皇帝受天明
命撫有大寶當是之時戰士不過數萬北禦契丹西捍
河東以其餘威開荆楚包湖湘卷五嶺吞巴蜀掃江南
服吳越太宗皇帝紹丕烈奮神威遂拔晉陽一統四海
堂堂之業萬世賴之今天下兵數臣不能盡知竊聞比
於太祖皇帝時其多數倍然元昊西羌之豎子智高蠻
獠之微種乃敢倔强河西橫行嶺表國家發兵討之士

卒或望塵奔北迎鋒沮潰毀辱天威為四方笑由是觀之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也且今之所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宜感戴上恩人人喜悅而竊聞京城之內被選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況於方外兵士違去鄉里訣别親戚其為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皇皇如此豈惟久遠之害亦不可不以切近之憂為萬一之慮也兵者國之大事廢興之端安危之要盡在于是臣不知增與不增令兩府大臣相與孰議經久利害

然後行之今在京兵士已經揀上分配諸軍者無如之何其未揀及外州軍兵士伏望朝廷特賜指揮下應係揀軍臣僚須是一一躬親仔細揀選好人材有膂力及得等樣別無疾患方得揀上如已經揀中後朝廷別差不干礙官覆揀得却有不及等樣及羸弱病患之人其元揀臣僚伏乞重行貶竄仍自後每遇大段招揀兵士須令兩府臣僚同共商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揀方得聞奏施行并約束揀軍臣僚務精不務

多如今来指揮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揀軍官

癸卯左侍禁前淯井監監押馬允正為右侍禁初淯井監生界敵閭出市馬已乃剽畧而去嘉祐元年秋領衆百餘出自陵溪本監判官鄭戡與允正使招安將唐則要致于城中擊殺者七十餘人允正既以功遷官後戡代去坐與人爭田産勒停至是始上其功改大理寺丞允正復自論嘗親殺敵人而戡無功殿中侍御史裏行

陳洙言戡本蜀豪族停官未叙於法不得改官乃奪大理寺丞因下本路提點刑獄司按所論功皆不實故又奪允正所遷官

甲辰贈故内殿承制宋士堯為崇儀使内殿崇班李德用為禮賓使東頭供奉官左明為西京左藏庫副使右班殿直何潤陳弼並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以士堯等與交阯戰殁也

貴人董氏生皇第十三女戊申進位婕妤辭之

是月河北京西淮南兩浙東西並言雨水為災

八月乙卯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知諫院楊畋詳定寛恤民事五年五月丁酉置司六月乙亥遣使

己未馬軍副都指揮使武勝留後王凱卒車駕臨奠贈彰武節度使謚莊恪凱治軍有紀律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陣援枹鼔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前後與敵遇未嘗挫衄自兎毫川之戰内侍宋永誠哭于軍中凱劾罪之尤篤於故舊子弟食門下者常

十數人

庚申詔三館祕閣校宋齊梁陳後魏後周北齊七史書有不完者訪求之

壬戌江淮制置發運司言淮水壞泗州城知州王璪通判張師中能協力保完之乞降詔奬諭從之　殿中丞王廣淵李立之編排中書諸房文字廣淵明曽孫立之廸從子也會要系此于十二日

癸亥賜滑州修魚池迎陽埽小吴口役卒緡錢

乙丑左侍禁雄覇等路走馬承受林伸言國朝上世陵寢在保州保塞縣東猶有天子巷御城荘存焉其地與邊吳淀相接無數十里頗為塘水所壊乞下本處常完築之從之韓琦家傳云琦論塘水之害亦以保塞陵寢與保州趙滋同擘劃而為言詔遣監鐵判官楊佐管勾屯田張茂則實録不書今附見當考

司馬光言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然國家之舊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

對曰惟願陛下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赦為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之况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疏決猾吏貪縱大為姦利悍民暴恣横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

一二幸而發露卒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爲平人往往指望謂之熱赦使愿慤之民憤悒惴恐凶狡之羣志滿氣揚豈爲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疏決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滯積寃結有司不爲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疏決死罪下皆遞降一等近

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疎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隳慢姦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獘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令後每歲疎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疎決永為定制庶幾為惡之人不敢指以自寬有所戒懼據光集以八月十五日上言乙丑十五日也今附見

丙寅左騏驥使榮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鄧保信落都

知為許州鈐轄初保信奏令退軍董吉於芳林園點化黄金趙棨趙抃王陶等時在言職皆陳其不可弗聽久之吉術無驗又竊金以逃既捕獲抵罪而保信猶出入禁中御史陳洙諫官龔鼎臣共劾保信欺罔乞正典刑故絀之他書或誤以保信為保吉令不取　供備庫使忠州刺史帶御器械藕安静為内侍押班諫官司馬光龔鼎臣言安静年未五十不當廢舊格乞追寢成命不報

丁卯司馬光言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

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濶
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猥瑣徒足以煩浼聖聽失於苛
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
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
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
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為
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

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戇愚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遊豫之閒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閒不與草木同朽矣其保業云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

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叅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强弱之勢殊則衆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揺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涣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晏安慮不及遠善惡襍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

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来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為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内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

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劉石乘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讎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頽絶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

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邱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内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勲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

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為先人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况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其惜時云夏至陽之極也

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日有巨室于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強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

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其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敝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

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
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
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為已乃
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其
遠謀云易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
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
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稗販之人猶知

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為編户貧富不侔矣況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閑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户者脩敕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儁者明主所

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
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飢饉餓莩盈野則
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
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揀牧守之不賢倉廪之不
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
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娱樂於
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也嗚呼使自今日以往
敵騎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

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閑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飢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用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邊患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不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切身

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茍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方病大瘇又苦蹳盭又類辟且病痱陛

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為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竒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其重微云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没邱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

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消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於律為林鍾於辰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氷至言為人君者當絶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

君以此思憂則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北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為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托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為然遂止由是觀之先

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為之頌其功以為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晏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

開譏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偪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嘆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始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遥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其務實云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為國家者

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鬭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好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宫佛廟修廣

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逺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雕繢
文物修飾容貎其於禮也不亦逺乎羣心乖戾元元愁
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逺乎是非錯
繆賢不肖混殽而鉤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
逺乎姦暴不誅寃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
刑也不亦逺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捃抶
聱病其於求賢不亦逺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揀勘
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逺乎久大之謀棄而不

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板為舟摶土為檝敗布為帆朽索為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紀綱使下無覦覦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

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卒使征無不服如此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眩燿愚俗之耳目哉

戊辰桂州進士唐子正為試將作監主簿知桂州吳及言其素通邊畧有孝行著于鄉里也　徙審刑院于右掖門之西院舊在長慶門之東併其地入中書而徙之

辛未洪州言分寧縣民彭泰因入山伐薪為虎所齧其女能不顧身持刀斫虎卒奪父命雖古烈女殆不能過請加旌錄詔賜粟二十石絹二十匹仍令州縣歲時存恤之

乙亥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軾所對第三等介第四等轍第四等次以軾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事介為祕書丞知靜海縣轍為商州軍事推官

時轍對語最切直其畧曰自西方觧兵陛下棄置憂懼
小心二十年矣又曰陛下無謂好色於内不害外事也
又曰宫中賜予無藝所欲則給大臣不敢諫司會不敢
爭國家内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敵國歲幣之奉海内
窮困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諫官司馬光考其
策入三等翰林學士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三
司使司會之名吾媿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為策不對
所問而引唐穆宗恭宗以况盛世非所宜言力請絀之

光言是於同科三人中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而執政亦以為當絀上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及除官知制誥王安石疑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為詞韓琦笑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遘亦考官也乃為之辭已而諫官楊畋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盛德事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介衢州人也以轍為第四等

蓋光與鎮同議難之者初光欲以為第三等也於是司馬光復與同列上疏言臣等竊見今歲以来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政陛下側身克已之時而道路流言陛下近日宫中燕飲微有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况酒之為物傷性敗徳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徳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為後宫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

剛徤為德君以正固為事柰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
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為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慼
切為陛下不取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
氣後宮妃嬪進見有時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
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乃可以解
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窮困之望保受命無疆之休矣
上嘉納之光行狀云既取藾轍光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上嘉納之按陶此時不在朝廷諫官則楊畋龔鼎臣及光凡三人爾恐行狀誤今但云同列更須考詳

丙子詔龍圖閣直學士楊畋於三司取天下凡課利場務五年併增虧者限一月別立新額時場歲課多虧惟逐時科校主典而三司終不為減舊額故上欲特行之

丁丑詔曰先王考績之次序雖見於經而其詳不見於後世朕若稽古以修衆功而諸路剌舉之官未有以考其賢否比令有司詳議厥制條奏來上詢謀悉同古人有言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朕有念功樂善之志而又繼之以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之

大吏矣然非夫任事之臣躬率以正而考覈其實與士大夫之宣力於外者皆安於禮義而不以便文徼倖為姦則朕之意豈能獨信於天下而法亦何恃以行哉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心務祗新書以稱朕至誠惻怛之意令考校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課績院以所定條目施行條目即陳旭所論在嘉祐二年七月

戊寅詔曰朕觀古者欲治之世牧民之吏多稱其官而百姓得安業今吏多失職不稱所以為民之意殆以不

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才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其吏民亦且媮而不為之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知州軍監知縣縣令有清白不擾而實惠及民者令本路監司保薦再任政迹尤異當加奬擢

己卯詔審刑院大理寺天下歲所上獄淹繫者多自今月終具所斷案月日朱書大中小事之限於次月五日前類聚以聞　又詔自今詳議詳斷官闕委審刑院大

理寺與學士舍人院御史臺輪舉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五至七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修撰臣陳初哲

謄録監生臣劉　堦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五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六年閏八月乙酉復以成都府為劒南西川節度

己丑遣官祈晴 戶部郎中知制誥張瓌為契丹國母

生辰使如京使朱克明副之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集

賢校理宋敏求為契丹生辰使西染院副使閤門通事

舍人張山甫副之司封郎中楊佐為契丹國母正旦使供備庫副使李宗副之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王益柔為契丹正旦使内殿崇班閤門祇候王淵副之

辛卯詔定州修北岳廟

壬辰以久雨賜諸軍班特支柴薪

甲午翰林學士胡宿龍圖閣直學士楊畋御史中丞王疇侍御史知雜事王綽同考校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

獄課績

丁酉遣官謝晴　降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瀛州王贄為吏部郎中知池州坐失保任也　徙知亳州刑部郎中直史館李敎之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既而臺官言敎之前為制置發運使坐事罷去不當復除即改命敎之直龍圖閣知河陽河北轉運使司勳郎中直史館李綽之為制置發運使

庚子工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韓琦加昭文館

大學士監修國史樞密使禮部侍郎曾公亮為吏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張昇為工部侍郎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上既許富弼終喪乃遷琦首相或謂琦曰富公服除當還舊物公獨不可辭昭文以待富公邪琦曰此位安可長保比富公服除琦在何所矣若辭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長保此位也使琦何辭以白上聞者亦是琦言此段據記聞或移見富弼拜樞密使時

辛丑參知政事孫抃樞密副使歐陽修趙槩包拯並進

官一等仍改修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左司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宿為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宿既謹靜及當重任尤顧惜大體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宿獘宿獨厭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甲辰參知政事孫抃歐陽修樞密副使趙槩包拯並上表辭所除官從之

乙巳詔給前宰相富弼月俸之半弼固辭不受

丙午皇第十三女薨贈楚國公主其生才六十一日云

丁未司馬光奏臣昔通判并州曾三章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時臣踈遠在外猶不敢隠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為名切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莫先於此若舍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瀆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葅醢伏望陛下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或有可取則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羣

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光既具劄子復
面請之上時簡黙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光言
沈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
但人不敢及爾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
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
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光復言江淮鹽賊事
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光今日復何所言光黙計此
大計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

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　詔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每歲終定部下知州軍一人能否尤著者為優劣如連二考俱在優劣等即具以聞當議特行賞罰此據會要治平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考課院言追附六年閏八月末

九月癸丑詔三司如聞河北秋稼甚登其出納藏庫緡錢一百萬助糴軍儲

甲寅詔轉運判官其位本路通判及兵馬都監之上知州則以官序之

丙辰磁州防禦使承亮為明州觀察使仍封昌國公故事皇族本宫之長封國公物故則以次受封至是徐國公贈安定和懿王承簡卒而承亮於秦悼王後為最長故以命之承亮德雍子

壬戌知諫院楊畋司馬光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内臣不過去御座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詔自今止令御藥使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庚午占城國獻馴象

丙子宫苑使忠州刺史知雄州趙滋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始滋捕殺界河盬運者契丹以為言知瀛州彭永河北轉運使燕度皆劾滋生事請罷之朝廷更以為能就加軍職轉運使本傳并稱唐介按此時介未在河北也今削去尋又遷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司馬光言臣先曾論趙滋為人剛愎不可管軍朝廷不以為信臣以是恐閗聽未審不敢復有所陳自後又聞滋對契丹使人禮貌驕倨不遵舊

式近者又聞本路帥臣奏滋任意行事恐致引惹切以
景徳以前契丹未和親之時戎車歲駕疆場日駭乘輿
暴露於澶淵敵騎凴陵於齊鄆兩河之間暴骨如莽先
帝深惟安危之大體得失之至計親屈帝王之尊與之
約為兄弟歲捐金帛以彌之聘問往来待以敵國之禮
陛下承統一遵故約夫豈以此不辱哉志存生民故也
是以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垂六十年今契丹所以事中
國之禮未有闕也為邊臣者當訓士卒繕器械以戒不

虞厚饗餼謹威儀以待使者内不失備外不失好以副朝廷之意而已今滋數乗客氣以傲使人爭小勝以挑强敵茍為夸大於目前以求一時之虚名而不顧國家永久之患臣恐釁隙一開則朝廷未得高枕而卧也昔孫蒯毁鉼而曹衛交難鄅人漚菅而魯國喪邑涉佗捘手而晉失諸侯女子爭桑而吴師入郢故禍常起於細微而事或生於所忽凡二國所以相交之道不可以不謹也雄州當敵之衝平居則行李之所往来有事則戎

馬之所出入典州之將不可不精擇其人滋禀性狂狠不可久寘於彼乞落軍職從之內地無使邊將相效為國生事實天下幸甚不報滋六年九月擢龍神衛廂主十二月遷天武捧日廂主八年五月又遷步軍都虞候光所論不得其時或在滋再遷軍職之後今即附初除軍職時更俟考詳

丁丑命太原府代州副部署郝質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同管勾河東沿邊安撫司事郭需脩豐州城

是月司馬光復奏臣前乞揀會臣并州所上章早定繼嗣事陛下即垂聽納凡所宣諭皆非愚臣所能及乃天

地神祇保祐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意陛下朝夕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甫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茲事體大精選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間沮熒惑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為之後者為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歲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為宗廟社稷深思慮哉臣愚亦不敢望陛下便正東宫之名但願陛下自擇

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人天
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他日皇太
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
願陛下果斷而速行之初韓琦既默喻光所言後十日
有詔令與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户利害洙
與光屏人語曰日者大享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察
公從容謂洙曰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
事恨不以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户利害非

所以煩公也欲沫見公達此意爾於是光復具奏且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即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

曰敢不盡力洙尋具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為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輩當為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暴卒御史中丞王疇等乞優加賻贈與一子官賜錢十萬此據司馬光奏議并陳襄所作洙墓銘洙卒在九月十五日御史臺記云洙仰藥死當考

時知江州呂誨亦上言曰臣竊聞中外臣僚屢有密疏以聖嗣未立請擇旁繼指斥祖宗分別裔緒臣子之心詎當如是蓋憂懼隕穫發於忠誠而不虞機會之失也

雖然宗屬有親疎天資有賢愚委付親賢當出聖慮人臣安得陳露事機以萌非冀唯陛下思忠言奮獨斷遏未然之亂無使後時此防微之深慮也又聞日官近奏彗星躔心宿請備西北謹按天文志三星天王之正位中曰明堂前為太子後為庶子星直則失勢明則見祥質之知星者以謂既直且闇而妖星所犯變見之驗恐不在西北臣又聞自夏及秋京師滛雨諸路水潦數州地震江河泛溢民户墊溺斯陰盛之徵固有冥符唐神

龍初洛水暴盛宋務光曰自登皇極未建元子非所以守器承祧養德踐業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災厥罰斯至乃已然之明驗有以知皇天愛陛下之深數以災異感動若尚不加警悟殆非畏天保國之深慮也臣又聞近宗室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驚疑是以陰沴之應窺覦之心不可不知其漸伏望陛下念根本之重為宗廟之計檢會前後臣僚奏議延對大臣周爰忠讜審擇宮邸以親以賢稽合天意況宗枝蕃茂豈無賢

德上副聖念脫或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以安久系萬一姦民陰有附會陽為忠實以緩上心此最為患之大者不可不察也漢成帝惑王根邪說捨中山而立定陶及孝安之際梁冀姦謀貪樂安冲劣而畏清河嚴明卒至於亂向用正人讜論則東西二京基祚可量哉惟陛下思祖宗造宋之艱難監成安漢之基祚窒姦臣附會之漸絶後世窺覦之患早為定斷慰安人心天下大幸按神宗朱墨二錄誨附傳並云誨上疏請早建皇嗣韓琦以誨及司馬光疏遂立議用英宗知宗正

寺而司馬光墓志銘獨不載其事誨奏議又不存不知何也誨之孫謹嘗為誨補傳乃有此疏亦不知何從得之今擬取附見九月末

右監門衛大將軍文州刺史叔韶進所業召試學士院中格遷領辰州團練使叔韶見皇祐元年六月

冬十月庚辰朔駙馬都尉李瑋言奉詔舉官為將領而臣家有賓客之禁無由與士人相親聞柴宗慶等當時得禁近往還輒援例而請之詔具凡所接賓客以聞

辛巳贈故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張亢為遂州觀察使故

兵部郎中張頁為太常少卿先是權御史中丞王疇言

朝廷新考課之法將視州郡守長之能否而升降之盡力之吏茍於職有所施設雖没而其勞績因事以見亦宜少追録之頃張夏守泗州取土石為城隄以拒長淮之暴又為堰岸以防汴水之入其補壞增舊之制則又著為條令而刻之於石使後人遵而不敢廢其後淮水屢漲而常賴以無虞又嘗為兩浙轉運使作石堤以防浙江之流杭人懷夏之功廟而祭之堤上至今思之又張亢在河東以麟州遠於水泉向時寇至民幾不能自

存乃築月城以包有之又瀛州之城雖堅而小緩急不足以守允因舊基而增大其制異日或有風塵之警民得以清野入堡者非此曷恃乎允勤職徇患實惠二州之人今夏與允既死顧陛下特加襃贈或録其子孫以勸官吏之盡心而使知朝廷察臣下之勤勞死而不忘其功亦用人之術也故邮及之

壬午樞密院請自今前後省内臣入仕並理三十年磨勘已經磨勘者理二十年其以勞得減年者毋得過五

年從之自祖宗以來內臣未嘗磨勘轉官唯有功乃遷至景祐二年九月詔內臣入仕三十年累有功勤經十年未嘗遷者奏聽旨蓋猶未有磨勘定格慶歷以後其制漸隳黄門有勞至減十五年而入仕才五七年有遷至高品以上者兩省因著十年磨勘之制而減年復在其中至是患其幸進者不已故釐革之知諫院楊畋獨言文臣七遷而內臣始得一磨勘其法不均宜如文武官例增其歲考乃詔入內高班以上仍舊理十年磨勘

其無勞績有贓私罪若公罪徒已上者倍之畋為言事官顧以士人比閹寺議者譏其失職景祐二年九月指揮實錄無之會要具有畋言乃十一月乙丑今并書

初沙苑闕馬秦州置場以券市之內侍李繼和領其職不數月得馬千數梁適薦之詔減磨勘三年舊制內侍入仕至二十年始得磨勘自是有以勞進官者皆引繼和為例繼和事附見梁適以至和元年八月知秦州嘉祐二年八月徙永興其薦繼和當在至和嘉祐間也

詔太常禮院修謚法初本院言今所用謚法乃雍熙年中所定其間字數比賀琛沈

約王彦威所録多舛誤請别編修從之

甲申河中府進士南宫魯為試將作監主簿以都轉運使彭思永言其文行推于鄉里也

丙戌詔京東西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比年水災盜賊仍起其令逐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鈐轄司於控扼之地相度增置都巡檢以聞

壬辰起復前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為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按宋史宗實為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書於七年正月辛未與此互異 初司

馬光既以所上章送中書內復出知江州呂誨章宰相韓琦等與同列奏事垂拱殿讀光誨二章未及有所啓上遽曰朕有此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曰宮中嘗養子二人小者甚純然不惠大者可也琦請其名上曰宗實者今三十許歲矣議定將退琦復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垂拱殿又啓之上曰決無疑也琦曰事當有漸

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時宗實猶居父喪乃議起復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上喜曰如此甚好琦又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以不疑乞從內批出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可也遂降此詔至和末上得疾文彥博富弼劉沆與王堯臣勸上早立嗣上許之會疾愈寢其奏既而言者相繼司馬光所言尤激切其餘不為外知者不可勝數包拯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上未許如是五六年言者亦稍怠琦獨嘗請建學內中擇宗室

之謹厚好學者升於内學冀得親賢可屬大事欲以此
感動上意乘閒即言宜早立嗣上曰後宫一二將就館
卿且待之後皆生皇女一日琦取漢書孔光傳懷之以
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
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太祖
為天下長慮福流至今況宗子入繼則陛下真有子矣
盛德大慶傳之萬古孰有踰陛下者願陛下以太祖之
心為心則無不可者於是因光等言卒成上初意然宗

實猶固辭之韓琦新舊傳云包拯范鎮交章論述每輒留中按嘉祐元年范鎮最先建議司馬光次之包拯此時尚在江寧十二月名為開封拯本傳亦不云與鎮交章論述及拯自開封遷御史中丞始乞豫建太子蓋嘉祐三年六月事矣今畧加刪潤使不失事實又韓琦傳稱詢疏與司馬光疏同自内出然光疏則光自納于中書矣若謂同日進呈則可也今亦畧加刪潤更俟考詳

癸巳諸王宫侍講屯田員外郎編校書籍王獵為宗正寺伴讀獵為宫僚凡十三年於宗實有輔導功故首用之初吴奎在翰林荐獵可任經筵文館之職宰相韓琦指獵名謂執政曰惟此人與孟恂不通私謁足見其有

守獵長垣人也恂時爲都官郎中遂與獵並除編校書籍孟恂邑里未詳

乙未樞密院言勘會兩省使臣磨勘條例欲除景祐二年九月詔并入内省自來黄門轉高班例依舊外並依今年十月三日指揮其餘條例更不施行詔合該改轉高班已上内元因勞績者及無勞績有公罪杖已下者並理十年磨勘無勞績有贓私及公罪徒已上者並理二十年磨勘内私罪情理輕取旨餘並從之

丙申詔知宗正寺即管勾本司事遇祠祭許見官屬

馬軍司言咸平縣就糧武騎帶甲剩員四指揮共管一百二十人不成隊伍虛占營壘欲乞并為一指揮從之

丁酉詔磨勘選人歷任曾失入死罪未決者俟再任舉主應格聽引見其已決者三次乃許之若失入二人以上者雖得旨改官仍與次等京官

戊戌以太廟南舊府司為知宗正寺廨宇

十一月丁巳起復右衛大將軍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

宗實宗實上表請終喪帝以問韓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者蓋器識遠大茲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宗實表四上乃從其請

戊午環州蕃官右侍禁蘇恩貸命送湖南編管仍分所管蕃部為八族各推首領以主之恩本為五門蕃部巡檢領各道鎮定邊平遠二寨部族為最盛初渭州遣指使沿邊市羊為窓覺族邀射奪其所乘銀鞍既而指使告于平遠寨官繫其族二十餘人蕃衆遂圍寨恩言其

族願得放所繫人本寨既聽還而經略使韓絳令恩復追恩止推其首為過者六人至慶州絳不許遣部署馬懷德領兵隨恩大索其族皆叛去未幾復出降絳因奏恐其後難制遂夷竄覺族恩既坐竄而五門蕃部巡檢自茲廢矣兎平遠寨在七月戊戌

庚申左騏驥使嘉州防禦使入内都知史志聰落都知提舉集禧觀志聰市後苑枯木私役親從官木仆折足而死殿中侍御史韓縝言親從布列宿衛所以奉至尊

戒不虞也使主者為私役則禁衛之嚴弛矣事下開封
府故事府有獄司録叅軍必白知府乃敢鞫治於是多
為志聰地者司録叅軍吕璹獨窮竟之志聰坐此黜璹
南安人也
癸亥以壽星觀新作真宗神御殿為永崇殿先是上清
宫災而壽星殿獨存遂建為壽星觀或言壽星殿像則
真宗御容也於是别建神御殿天章閣侍講吕公著言
都城中真宗既有三神御殿矣營創不已非礼無豐暱

之義請罷其役不許江休復雜志云壽星觀塑像內官以肖聖容後差省判范寛之相度別建一殿謂之壽星神御殿明年九月改名崇先殿

己巳夏國主諒祚言本國竊慕漢衣冠今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欲以漢儀迎待朝廷使人許之

庚午校書郎章衡為太常丞直集賢院大理寺丞羅愷權知淮陽軍吏侯一年與轉官愷第二人及第既名試而考其賦落韻也

辛未於潛縣令編校祕閣書籍孫洙為館閣校勘從新

制也編校書籍二年得補校勘自洙始　詔如聞諸處逃軍藏匿民間或在山谷寒餓轉死者甚多其令開封府及轉運司出榜曉示限兩月首身除其罪

乙亥樞密院上所編機要文字一千一百六十一册自初纂集訖成書凡四年餘

戊寅新廣南東路鈐轄文思使康州刺史李樞願還新除官以封贈父母從之　光祿寺少卿張叔詹致仕初叔詹知壽州值水災監司奏叔詹非才詔移蔡州司馬

光言蔡壽之民皆陛下赤子叔詹若為政無狀於民有害移彼置此有何所殊况蔡州封部濶遠户口繁庶土饒山林素多盜賊地望之重過於壽州牧守之任尤須擇人豈有因不才被斥更得善處若叔詹實有才能恵及于民則當治本路監司罔上誣賢之罪使叔詹仍居舊任不復移易今臧否不分進退無據衆口籍籍皆云未允臣前上言為治之要在於擇人精賞罰當此亦擇人不精賞罰不當之一事也况叔詹資性庸下老而益

昏本無片長授任過分其為忝冒人盡知之使之從政所至為害伏乞朝廷直令致仕或授以冗散之職勿使親民庶幾黜陟明白無損政體詔改叔詹知衛州叔詹遂乞致仕從之

十二月丙戌詔新復豐州其擇武臣為知州置兵馬都監及監押二人徒以上罪送府州杖以下聽決之

丁亥内殿崇班閤門祗候同管勾河東沿邊安撫司事郭靄為内殿承制知豐州司馬光等言伏見國家復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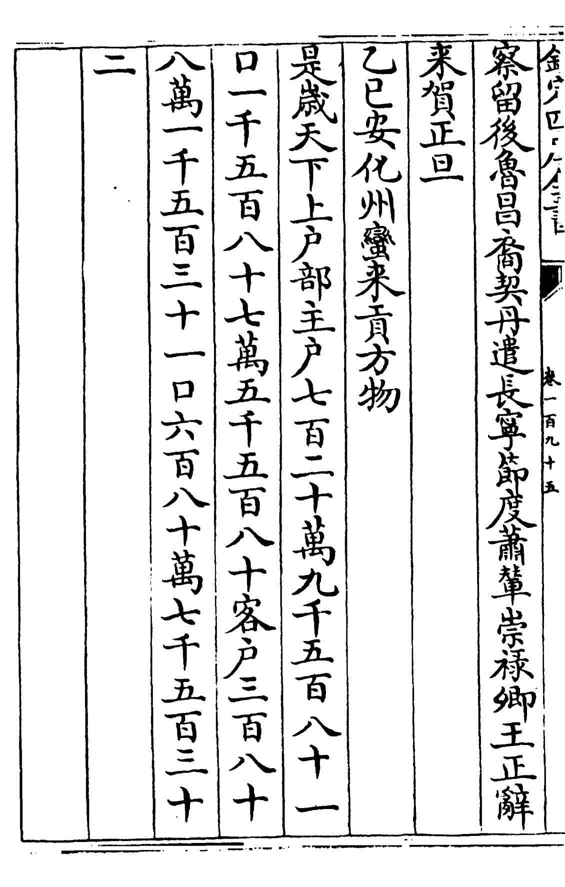
豐州故城仍差人知州此誠河西險要之城修之甚便然其地勢孤絶外迫冦境鄉者王氏知州之時所部蕃族甚衆有永安來遠保寧三寨皆以蕃族守之慶歴初元昊攻陷州城民及三寨蕃族盡為所虜掃地無遺今州城之中但有邱墟瓦礫環城數十里皆草莽林麓而已若建以為州則須設寨備置官吏廣屯兵馬多積芻糧皆應調發内地之民以奉之勞費甚大此所謂徇虚名而受實弊也頃年朝廷欲修豐州城河東經畧司嫌

其單外迺於其南數十里築永寧堡其地窪下居兩山間踈惡難守今既修豐州則永寧堡深在腹内無所復用臣等以為不若遷永寧堡於豐州故城其兵馬芻糧不更增益但擇使臣有材略者使守之不必假以知州之名仍召募蕃漢之民使墾開近城之田俟民物繁庶皆如其舊然後升以為州亦未晚也

庚寅詔諸路部署司自今諸軍各置隨軍功過簿以備遷補　太常禮院言明年正旦大慶殿當受朝賀其三

日上辛祈穀于上帝前三日不作樂請如慶歷元年故事用次辛從之慶歷元年正月辛亥朔御大慶殿受朝二年正月丙午朔不受朝會要稱慶歷二年誤也當作元年甲午殿前都指揮使建雄節度使許懷德卒贈侍中謚榮毅懷德年八十猶生子筋力過人朝會上下馬必就平地以示尚壯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上以其精神未衰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儻為御史所彈且不能善罷即詔為減數歲懷德無他長自初擢守邊連以畏懦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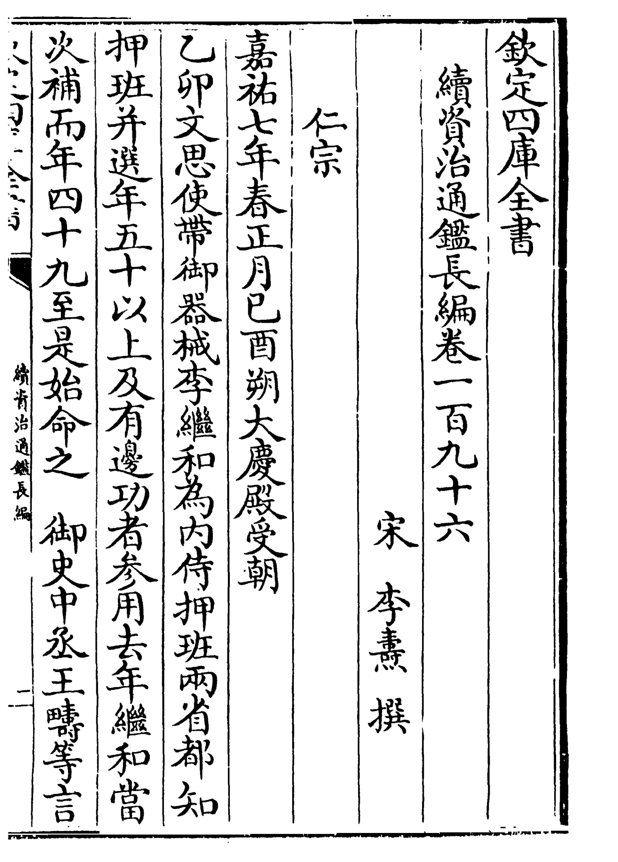
謫已而與功臣並進典軍及坐請託得罪去而復還遭
時平保寵終禄盖有天幸云
辛丑三館祕閣上所寫黄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
白本書二千九百五十四卷遣中使詣中書樞密院合
三館祕閣官即崇文殿賜宴以嘉其勤仍詔兩制看詳
天下所獻遺書擇其可取者付編校官覆校寫充定本
編校官常以一員專管勾定本
甲辰契丹國母遣林牙左鎮軍衛大將軍蕭傳泰州觀



察留後魯昌裔契丹遣長寧節度蕭輦崇禄卿王正辭来賀正旦

乙巳安化州蠻来貢方物

是歲天下上户部主户七百二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一口一千五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八十客户三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一口六百八十萬七千五百三十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六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七年春正月己酉朔大慶殿受朝

乙卯文思使帶御器械李繼和為内侍押班兩省都知押班并選年五十以上及有邊功者参用去年繼和當次補而年四十九至是始命之 御史中丞王疇等言

聞糾察在京刑獄司嘗奏府司及兩軍巡皆省府所屬其錄大辟之翻異者請下御史臺竊惟府縣之政各存官司臺局所領自有故事若每因一囚翻異即用御史推劾是風憲之職下與府司軍巡共治京獄也恐不可遽行從之劉敞嘗建言乞別差官劾兩軍巡大辟翻異者王疇所爭或由此敞奏已附四年七月末

壬戌御宣德門觀燈顧從臣曰此因歲時與萬姓同樂爾非朕獨肆游觀也先是諫官楊畋司馬光等以去年水災乞罷上元觀燈故特宣諭之

乙亥詔太常禮院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温成皇后廟為祠殿歲時令宫臣以常饌致祭初諫官楊畋上言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常水去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大水為灾陛下臨御以来容受直諫非聽之不聰也以孝事親非簡於宗廟也然而灾異數見臣愚殆以為萬幾之聽必有失於當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惟陛下精思而矯正之於是詔太常禮院檢詳郊廟未

順之事乃言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春秋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然則天地之理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自宗而下功德顯著自可崇廟祏之制百世不遷垂之無窮至於對越天地則神無二主所以奉上帝之尊示不敢瀆唐垂拱中始用三祖同配至開元十一年明堂親享遂罷之皇祐五年詔書今南郊且奉三聖並侑後復迭配如舊禮未幾復降詔三聖並侑為定制雖出孝

思然其事頗違經禮又温成皇后立廟城南四時祭奠以待制舍人攝事玉帛祼獻登歌設樂並同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昔高宗遭變飭已思咎祖已訓以祀無豐於昵而況以嬖寵列於秩禮非所以享天心奉祖宗之意也復下兩制議而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追尊尊以享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享親仁之極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令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宫有廟欲

以廣恩也而適所以瀆享親請如禮官所議故降是詔

二月辛巳按正月自己酉朔至辛巳已三十三日則此當書二月原本脫誤知蘄州屯田員外郎張田提舉荊湖南路刑獄諫官司馬光再疏言田傾邪險薄不可任以監司尋改知湖州　初江湖漕鹽既雜惡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為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由是盜販者衆又販者皆不逞無賴捕之急則起為盜賊而江淮間雖衣冠士人狃於厚利或以販鹽為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

建之汀州亦與虔接鹽既弗善汀故不産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既畢往往數十百為羣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海恵廣八州之地所至刦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鬭格至殺傷吏卒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虔州官糴鹽歲纔及百斤朝廷以為患自慶歷中廣東轉運使李敷王綠請運廣州鹽於南雄州以給虔吉敷等即運四百餘萬斤于南雄州而江南轉

運使初以為非便不往取其後户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復請運廣鹽入虔州江西亦請自具本錢取之皇祐五年始詔屯田員外郎施元長乘驛會江西廣東轉運司議利害至和初元長與轉運使閻詢元絳皆請如湛等議而發運使許元以為不可三司是元言遂止嘉祐中知連州曽奉先請商人販廣南鹽入虔汀州所過州縣收其算知汀州林東喬請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鹽通商通判真州阮士龍請毋運嶺外鹽入虔州第歲運

淮南鹽七百萬斤至虔二萬斤至汀便民間足鹽寇盜自息虞部員外郎朱泌請令虔州增散蠶鹽錢知潮州呂璹知梅州王叔亦皆論其利害或者又請官自置鋪役兵卒運廣南福建鹽至虔州或請榷虔州官鹽價以平其直論者不一朝廷嘗遣職方員外郎黃炳乘驛會所屬監司及知州軍通判議於是炳等合議以謂虔州食淮南鹽已久不可改第損近歲所增官估斤為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戶夏稅率百錢令糴鹽二斤隨夏稅入

錢償官繼命提點鑄錢沈扶覆視可否扶及江西福建廣東轉運司虔州官吏又請選江西漕船團為十綱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倉鹽既又命比部員外郎曾楷詣廣南與監司復議通廣南鹽而轉運判官陳從請益即惠循梅潮置五都倉貯鹽令虔州募鹽鋪戶入錢二州趣五倉受鹽還三州貿易所謂變私鹽為官鹽易盜賊為商旅朝廷難之卒用炳扶等策然歲纔增糶六十餘萬斤先是屯田員外郎蔡挺知南安軍常倸

奏利害至是擢挺權提點江西刑獄使之制置挺令民
首納私藏兵械以給巡捕吏卒令販黃魚龍㧞鹽不及
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甲兵自隨者止輸算勿捕淮
南既團新綱漕鹽挺增為十二綱綱二十五艘鏁袱至
州乃發輸官有餘則以畀漕舟吏卒官復以半賈取之
由是減侵盜之弊鹽遂差善又損糶價歲課視舊額增
至三百餘萬斤乃罷扶等所率糶鹽異時汀州人欲販
鹽輒先伐鼓山谷中名顛從者與期日率常得數百人

已上與俱行至州縣督責者保有伐鼓者輒捕送盜販者稍稍畏縮朝廷以挺為能留之江西積數年乃徙久之江西鹽皆團綱運致如虔州焉挺以二月辛巳權江西憲九月丙寅落權字治平元年四月庚寅理轉運使資序二年三月丙寅改陝西運副熙寧三年七月張頡論蔡挺措置視此畧不同今兩存之　按宋史載二月己卯朔更江西鹽法與此不合

癸卯詔兖國公主入內安州觀察使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瑋所生母楊氏歸其兄璋公主乳母韓氏出居外公主宅勾當內臣梁懷吉歸前省諸色祗應人皆散遣

之瑋貌陋性樸公主常傭奴視之韓氏復相離間公主嘗與懷吉飲楊氏窺之公主怒毆楊氏夜開禁門訴於帝所言者皆咎公主懷吉等既坐責公主恚懟欲自盡或縱火欲焚第以邀上必召懷吉等還上不得已亦為召之諫官楊畋司馬光龔鼎臣等皆力諫上弗聽光又言太宗時姚坦為兖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爾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汝輩教

之杖乳母數十名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為法然公主意終惡瑋不肯復入中間狀若狂易欲自盡者數矣苗賢妃與俞充儀謀使内臣王務滋管勾駙馬宅以伺瑋過瑋素謹務滋不得其過乃告苗俞曰但得上旨務滋請以卮酒了之苗俞白上上不答頃之上與皇后同坐俞又白之皇后曰陛下念章懿皇后故瑋得尚主今奈

何欲為此都知任守忠在旁曰皇后言是也務滋謀訖不行尋有是命此據司馬氏記聞及奏議懐吉先配西京灑掃班在五年十月庚申其復名不得時月

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言陝西之兵廂禁軍凡二十五萬其間老弱病患伎巧占破數乃過半請下諸路揀其不任征役者汰之敢占伎巧者論如法從之

學士院言臣僚上表并劄子陳請事唯宰臣親王樞密使方降手詔手書自叅知政事樞密副使已下即無體例去年三月因樞密副使陳旭請郡内批令降不允手

詔當直學士胡宿論奏以手詔體重乞依故事不從竊恐成例隳廢舊典乞自今除宰臣親王樞密使有所陳請依例或降手詔手書自餘臣僚更不降手詔手書許從本院執奏從之此據會要增入上以手詔名旭事見去年四月庚辰

三月辛亥按據宋史本紀辛亥當系於三月此本蓋有脫誤今增入詔禮部貢舉

壬子兖國公主降封沂國公主安州觀察使李瑋為建州觀察使落駙馬都尉自公主入禁中瑋兄璋上言瑋愚騃不足以承天恩乞賜離絶上將許之司馬光又言

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常貴其家今瑋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愁殆不聊生豈陛下初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閱奩中故物思平生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戚悽愴之心乎瑋既蒙斥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遂并責公主待李氏恩禮不衰且賜瑋黃金二百兩謂曰凡人富貴亦不必為主婿也此亦據司馬光記聞

癸丑大宗正司言右屯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乞

還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告勑不許

乙卯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孫抃為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抃居兩府年益頹惰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多可笑好事者至傳以為口實性不便騎馬或驚蹶通逵必下而趨時樞密使張昪請老朝論以抃當次補必不勝任殿中侍御史韓縝因進見極言抃不才雖無顯過保身持禄實懷姦之大者乞置諸散地監察御史裏行傅堯俞亦言抃望實俱輕徒以

高科久居清列荐更二府積有歲時當萬幾之繁無一毫之助昏塞之語日以流聞傳笑士民取輕隣敵每進趨軒陛百寮具瞻勞力之臣爲之觧體宜賜罷免少抑貪幸後數日輔臣朝退韓琦留公亮獨留拤下殿謂歐陽修曰丞相留身何也修曰得非奏君耶拤曰拤有何事修曰韓御史言君君不知耶拤乃頓足摘耳曰殊不知也遂移疾求免上許之　樞密副使禮部侍郎趙槩爲叅知政事　翰林學士右司郎中知制誥權知開封

府吳奎為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丙辰名右正言知蔡州王陶赴諫院供職陶言臣與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同出為郡今獨召臣與師道非是請還介等職任時師道亦自福州召為鹽鐵副使誨抃及介皆未遷故也

丁巳詔審刑院奏補京朝官初該磨勘者自今須有舉主一員方聽改官

庚申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兼侍講錢象先為右諫

議大夫知蔡州象先善講說語約而義明上間有所顧
問必依經以對因諷諭政事遂及時務有啓迪之益號
知經術留侍經筵前後十五年時被恩禮故事講官分
日迭講象先已得請補外上曰大夫行有日可獨徹所
講秩於是同列罷講者十日　刑部郎中天章閣侍講
崇文院檢討吕公著為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公著初名
試中書將除知制誥三辭不就故有是命
辛酉參知政事歐陽修提舉三館秘閣寫校書籍

壬申徐州言彭城縣白鶴鄉地生麪凡十餘頃民皆取食上遣内侍竇承秀往視之占曰地生麪民將饑也既而濠州亦言鍾離縣地生麪民取食之

丁亥按三月已有辛亥此不應復有丁亥必有錯誤作凝機殿于禁中

夏四月按四月下脫去干支查宋史頒編勑係壬午日宰臣韓琦等上所修嘉祐編敕起慶歷四年盡嘉祐三年凡十二卷其元降敕但行約束而不立刑名者又析為續附令帙凡五卷視慶歷勑大辟增六流減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

三啓增三十有八配隸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裁聽旨增四十五云

壬申按宋史五月係丁未朔壬申距丁未三十六日不應在四月也此處亦誤改命起居舍人知制誥兼侍講司馬光為天章閣待制先是光與呂公著並名試中書光已試而公著終辭及降知制誥光乃自言拙於文辭本當辭名初疑朝廷不許故黽勉從命繼聞公著終辭得請臣始悔恨向者之不辭而妄意朝廷決不許也章九上卒改他官

巳丑夏國王諒祚上表求太宗御製詩草隸書石本欲建書閣寳藏之且進馬五十疋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本朝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其馬諒祚又求尚主詔答以昔嘗賜姓不許

五月丁未朔命起居舍人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司馬光仍知諫院光上疏曰臣以駑蹇之質再為諫官荷陛下寵禄之優責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顧瑣瑣細務皆不足以煩瀆聖聽竊以國

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是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僇於有司矣衣冠焉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為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就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

王變國服效異俗而羣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國俗效華服而羣下亦不悅由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烝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辨智弗能諭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于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
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
天之禄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强不敢暴蔑王室
豈有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
以威懐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
遺風餘俗未絶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
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
將遂卑矣六卿强而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

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羣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為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為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

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
純固之士為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
君不以為耻犯上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
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
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
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為事理當然不為非禮不
為無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
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銛

鋒利刃狼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懾服矣於是翦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為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攬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鋭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

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員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為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叙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

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汎掃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徳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於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絶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栗栗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決委之臣下誠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姦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爵

禄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已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威福之柄失於人而習以為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主之所謹也又須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畧安撫使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鄉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言謹其微也

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為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焉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以来國家息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吏讙譁而斥逐御史中丞軍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其獄不窮姦濬

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疑於用
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
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
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
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
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
使之驕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
訾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

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為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
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茍彼為而此不效下言而
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于其身而禍亂生矣
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
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
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毆
彝父子官為收捕凶强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
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

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為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為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群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于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悦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無所臧否之為患大也經畧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

無事則當廢之儻未能廢則軍事廹急不暇奏知者使
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
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徒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
朝廷何必出於經畧安撫使若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
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
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校
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
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廢法違道以

取悅于下歸怨于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萬世無疆之休猶倚南山坐平原也又上疏論財利曰古之王者藏之于民降而不能乃藏于倉廩府庫故上不足則取之于下下不足則資之於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今民既困

矣而倉廩府庫又虛陛下儻不深以為憂而早為之謀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他在于財力屈竭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投其末措置寬恤民力之官分命使者旁午四出爭言便宜以變更舊制米鹽靡密之事皆非朝廷所當領者張設科條不可數紀或不如其舊益為民患或朝三暮四移左於右其間果能利民者不過放散縣官之物以予民爾是誠損上益下王者之仁政也然臣聞古之聖王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上有餘財

然後推以予民是以上下交足而頌聲作矣今入者日
寡出者日滋是所謂厭其原開其瀆其竭可立而待也
公家既竭不取諸民將焉取之是徒有利民之名而無
利民之實果何益哉夫寬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立法
若守令得人則民力雖欲毋寬其可得乎守令非其人
而徒立苛法適所以擾民爾自置此官以來於今累年
臣訪之民間未聞其困敝小瘳於前也然則為今之術
奈何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

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何謂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周孔之材不能偏為人之所為况其下乎固當就其所長而用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資序何如爾不復問其材之所堪也故在兩禁則欲其為嚴助司馬相如任將帥則欲其為衛青霍去病典郡則欲其為龔遂黄霸尹京邑則欲其為張敞趙廣漢司財利則欲其為孔僅桑弘羊世豈有如此人哉故財用之所以匱乏者由朝廷不擇專曉錢榖之人為

之故也國初三司使或以諸衛將軍諸司使為之判官則朝士曉錢穀者皆得為之不必用文辭之士也先朝以數路用人文辭之士寘之館閣曉錢穀者為三司判官曉刑獄者為開封府推判官三者職業不同趣舍各異莫相涉也然後人主以時引對訪問以察之使令以試之積久以觀之覈其真偽辨其臧否考其功效然後進之退之未必歷其職者皆須進用不可復退也故羣臣各宣其用而萬事交舉矣夫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

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世官相承以為氏姓先朝陳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為首恕之材智豈異於人哉蓋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至於副使判官堪其事者亦未數易也是以先帝屢行大禮東封西祀廣修宫觀而財用有餘者用人專而任之久故也近歲三司使副使判官大率用文辭之士為之以為進用之資塗不復問其習與不習於錢穀也彼文辭之士習錢穀者固有之矣然不能專也於是乎有以簿書

為煩而不省以錢穀為鄙而不問者矣又居官者出入
遷徙有如郵舍或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
已捨去矣臣頃者判度支勾院甫三年爾自三司使下
至檢法官改易皆徧甚者或更歷數人雖有恪勤之人
夙夜盡心以治其職人情稍通綱紀粗立則捨之而去
後來者意見各殊則嚮之為一皆廢壞況怠惰之人因
循苟且惟思便身不顧公家者如此而望太倉有紅腐
之粟水衡有貫朽之錢臣未知其可也凡有司官莫不

欲久於其任而食貨為甚何則二十七年耕然後有九年之食今居官者不滿三歲安得有二十七年之效乎臣愚以為朝廷宜精選朝士之曉練錢穀者不問其始所以進或進士或諸科或門蔭先使之治錢穀小事有功則使之權發遣三司判官事及三年而察之實效顯著然後得權三司判官事又三年更有實效然後得為正三司判官其無實效者皆退歸常調勿復收用其諸路轉運使不復以路分相壓使之久於其任有實效者

或自權為正自轉運副使為轉運使無實效者亦退歸常調勿復收用每三司副使闕則選三司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功效尤著者以補之三司使闕亦選於副司以補之三司使久於其任能使用度豐衍公私富實者增其秩使與兩府同而勿改其職如此則異日財用之豐耗不離於已不得諉之他人必務為永久之規矣其文辭之士則自有資塗不必使為錢穀之吏以輕之也何謂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取其

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財者反此夫農工商賈者財之所自来也農盡力則田善収而穀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賈流通則有無交而貨有餘矣彼有餘而我取之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自謂能治財者臣見之矣凍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掃土以市禄位而不恤後人者也捃拾麻麥而喪邱山者也保惜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操白刃而為寇攘者也姦巧簿書而罔君上者也必曰養其所自来而収

其所有餘則鬧者以為笑矣夫使稼穡者饒樂而游惰者困苦則農盡力矣堅好便用者獲利浮偽侵靡者不售則工盡巧矣公家之利捨其細而取其大散諸近而收諸遠則商賈流通矣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富則公家何求而不獲乎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之所輕豈獨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者苦身勞力衣粗食糲官之百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賤貿其穀以應官私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衆人

填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彼直生而不知市井之樂爾茍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欲倉廪之實其可得乎臣愚以為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為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户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何則儇利戇愚之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為之歲豐則官為平糴使穀有所歸歲

凶則先案籍以贍農民而後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為家資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彼百工者以時俗為心者也時俗貴用物而賤浮偽則百工變而從之矣時俗者以在上之人為心者也在上好樸素而惡淫侈則時俗變而從之矣其百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監之工緻為上華靡為下物勒工名謹考其良楛而誅賞之取其用不取其數則器用無不精矣彼商賈者志於利而已矣今縣官數以一切之計變法

更令棄信而奪之彼無利則棄業而從他縣官安能止之哉是以茶鹽棄捐征稅耗損凡以此也然則縣官之利何得哉善治財者不然將取之必予之將斂之必散之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此廼白圭猗頓之所知豈國家選賢擇能以治財其用智顧不如白圭猗頓邪患在國家任之不久責近效而遺遠謀故也夫伐薪者剖其條枚養其本根則薪不絕矣若并根本而伐之其得薪豈不多哉後無繼矣是非難知之道也然則有

司不為者彼其心曰吾居官不日而遷不立效於目前以自顯顧養財以遺後之人使為功吾何賴焉是非特有司之罪也亦朝廷用人之法驅之使然也何謂減損浮冗而省用之吾太祖初得天下之時止有一百一十一州爾江南兩浙西川富饒之土皆為異域又承五代荒亂之餘府庫空竭豪傑棊布於海内敵騎窺覦於邊境戎車歲駕四方多虞當是之時内給百官外奉軍旅誅除僭偽賞賜鉅萬未嘗聞財用不足如今日之汲汲

也陛下承祖宗之業奄有四百餘州天下一統降王款塞富饒之土貢賦相屬承平積久百姓阜安是宜財用羡溢百倍於前奈何竭府庫之所蓄罄率土之所有當天下無事之時遑遑焉專救經費而不足萬有不可期之災患將何以待之乎夫以國初之狹隘艱難財用宜不足而有餘今日之廣大安寧財用宜有餘而不足陛下亦嘗熟思其所以然之理乎得非太祖所養者皆有功有用之人陛下所養者未必盡有功用乎竊見陛下

天性恭儉不好侈靡宮室苑囿皆因祖宗之舊無所更造或隳頓荒翳不加修治飲膳衣服器皿惟帳適足供用不極精華或苦惡弊綻亦不更易雖唐虞之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殆無以過然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囿服食器用窮天下之珍怪極一時之鮮明惟意所欲無復分限以豪華相尚以儉朴相訾惡常而好新月異而歲殊是以費用不足則求請無厭匄貸不恥甚者或依憑詔令以發府庫之財假託供奉以靡縣

宫之物真偽莫辨多少不會陛下廣度寛仁不欲拒塞惡聞人過不加案詰至於頒賜外廷之臣亦皆踰溢常數不循舊規如鄉者皇女初生所散包子之類費用不可勝紀臣嘗聞耆舊之人言先朝公主在宫中俸錢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宫月給大抵倣此非時不當輕有賜予賜予亦不甚豐竊聞近日俸給賜予比於先朝何啻數十倍矣漢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夫等猶不可又况過之是以祖宗之積窮于賜予困於浮費臣

不能知其詳以外望度之什耗七八矣內藏已虛而浸
淫於左藏矣夫府庫者聚天下之財以為民也非以奉
一人之私也祖宗所為置內藏者以備饑饉兵革非常
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具也今內藏庫專以內
臣掌之不領于三司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
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若皆以奉養賜予而盡之一
旦有饑饉兵革之事三司經費自不能周內藏又無所
仰斂之於民則民已困竭得無狼狽而不支乎此臣夙

夜所懍懍也今陛下所以有唐虞之德而無唐虞之治者其失在於不忍而好予不忍則不誅有罪好予則不待有功不誅有罪則姦邪欺罔而不忌不待有功則貪佞徼倖而無厭治道之所以不格於上下者凡以此也昔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小國諸侯猶能重賞如是而國以富强况以四海之主不行無功

徼倖之賞杜塞甘言畀辭之請則唐虞之治何遠之有哉夫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銖寸寸而聚之今以富大之州終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以供陛下一朝恩澤之賜貴臣一日燕飲之費陛下何獨不忍於目前之羣臣而忍於天下之百姓乎夫以陛下恭儉之德擬於唐虞而百姓窮困之弊均於秦漢秦漢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陛下竭天下之力以資衆人其用心雖殊其病民一也此臣之所

以尤戚戚者也又宫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宫掖之所尚則外必為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是以内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士伍畎畝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鄉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為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産有常而人數日繁耕者寖寡而游手日衆嗜慾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禄進無榮望皆以啗民

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州縣鄉村倉場庫務之吏詞訟追呼租税繇役出納會計凡有毫氂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産者非縣官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大半盡於吏家矣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又國家比來政令寛弛百職隳廢在上者簡倨而不加省察在下者侵盗而恣為姦利是以每有營造貿賣其所費財物什倍於前而所収功利曽不一二此國用之所以尤不足者也又自古百官皆有常員而

國家磨勘之法滿歳則遷日滋月溢無復限極是以一官至數百人則俸禄有增而無損矣又近歳養兵務多不務精夫兵多而不精則力用寡而衣糧費衣糧費則府庫耗府庫耗則賜賚稀是以不足者豈惟民哉兵亦貧矣策之失者無甚於此也凡此數者皆所以竭民財者也陛下安得熟視而無所變更邪臣愚伏願陛下觀今日之弊思将来之患深自抑損先由近始凡宗室外戚後宫内臣以至外廷之臣俸給賜予皆循祖宗舊規

勿復得援用近歲僥倖之例其踰越常分妄有干求者
一皆塞絕分毫不許若祈請不已者宜嚴加懲譴以警
其餘凡文思院後苑作所為奇巧珍玩之物不急而無
用者一皆罷省內自妃嬪外自宗戚臣庶之家敢以奢
麗之物夸眩相高及貢獻賂遺以求悅媚者亦明治其
罪而焚毀其物於四達之衢專用樸素以率先天下矯
正風俗然後登用廉良誅退貪殘保佑公直銷除姦蠹
澄清庶官選練戰士不祿無功不食無用如此行之久

而不惜臣見御府之財將朽蠹而無所容貯太倉之粟將彌漫而不可盖藏農夫棄糧於畎畒商賈讓財於道路矣孰與今日汲汲以應目前之求懔懔以憂將來之困乎夫食貨者天下之急務今窮乏如是而宰相不以為憂意者以為非已之職故也臣願復置總計使之官使宰相領之凡天下之金帛錢縠隷於三司如内藏奉宸庫之類總計使皆統之小事則官長專達大事則謀於總計使而後行之歲終則上其出入之數於總計使

量入以為出若入寡而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
理求其費用之可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三分之
一以為儲蓄備禦不虞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轉運使及
掌內藏奉宸等庫之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
狀以奏而誅賞之若總計使久試無效則乞陛下罷退
其人更置之議者必以為宰相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不
當領錢穀之職是皆愚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
愷使主后土奏庶艱食貿遷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叙

周禮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戸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也今譯經潤文猶以宰相領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謂之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爕理隂陽非愚臣之所知也治平元年十二月更定三司判官久任法或因光此疏也

已酉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兼侍講知諫院楊畋

卒贈右諫議大夫畋素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四而後
上之及卒家無餘貲特賜黄金二百兩及端午賜講讀
官御飛白書扇亦遣使特賜置其柩所
己未知荆南府工部侍郎李參為羣牧使執政初議欲
用參為三司使孫抃獨不可曰此人若主計外臺承風
刻削則天下益困敝矣乃不果用
庚申大宗正司言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繳還
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勅告詔不許

庚午樞密副使給事中包拯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峭直然奏議平允常惡俗吏苛刻務為敦厚雖疾惡甚至人情所不及即推以忠恕不為苟合未嘗偽色辭以悅人不作私書至於干請無故人親黨一皆絶之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飲食雖貴如初官時

六月癸未單州團練使劉永年為汝州團練使知代州契丹取山木積十餘里輦載相屬於路前守懼生事不敢過永年曰契丹伐木境中而不治他日將不可復制

遣人縱火一夕盡焚之上其事帝稱善契丹移文代州捕縱火盜永年報曰盜固有罪然在我境何預汝事契丹不敢復言　鄜延經畧司言得宥州牒夏國改西市監軍司為保泰軍威州監軍司為靜塞軍綏州監軍司為祥祐軍左廂監軍司為神勇軍且言諒祚舉措近歲多不循舊規恐更僭擬朝廷名號漸不可長乞擇一才臣下詔詰問以杜姦萌從之於是遣供備軍副使張宗道賜諒祚生辰禮物宗道初入境迎者至欲先宗道行

馬及就坐又欲居東宗道固爭之迎者曰主人居左禮之常也天使何疑焉宗道曰宗道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來當為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為主人當循故事宗道居上位爭久不決迎者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是宗道大笑曰宗道有一首爾來日已别家人今日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國必不敢爾迎者曰譯者失辭其自謂無兩首爾宗道曰譯者失辭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迎者曰二國之歡有如魚水

宗道曰然大朝水也夏國魚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丁亥祕閣上補寫御覽書籍先是歐陽修言祕閣初為
太宗藏書之府並以黄綾裝潢號曰太清本後因宣取
入内多留禁中而書頗不完請降舊本令補寫之遂詔
龍圖天章寶文閣太清樓管勾内臣檢所閲書錄上於
門下者補寫至是上之賜判祕閣范鎮及管勾補寫官
銀絹有差